



者海內留心此道者不數人友朋難得旋轉之機會吾兄其誰屬乎弟何知有沈飛仲以兄之命知有此人豈知其竊取吾往復書爲此鬼怪事弟舊歲見之駭然私擬或出兄所付接手教乃知狡獪有自己于都門見受先知其爲人之詳不復作緣也

羅文止先生集序

慈谿胡亦堂二齋撰

唐以韓柳爲大家昌黎文起八代之衰至今傳之似乎柳州視此爲稍遜而當在謫時南方爲進士者走數千里從其遊經指授爲文辭者皆有法而昌黎亦嘗謂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則二氏信爲大家矣明天啓丁卯爲羅文止先生登科之歲其前文氣寢衰習爲險怪陳俗之學幾沸天下當時東鄉起而正之選集定待之文以示學者其與人典論卽當世名人直摘其非不少假借若老師之於其弟子先生同時此道反覆發抉亦至嚴慎不遺餘力其於序次之際詳乎其言之雖中間意多蘊藉而陰寓摧廓之指其於前賢起衰極久之功高山景行深致嚮往云

先生爲文意在已正而帥人以正大槩以規矩爲斂束其
文幽之至極而乃暴之沉之至極而乃浮之渺之至極而
乃張之收之至極而乃縱之徐行安步而不以爲拘緩氣
愉辭而不以爲靡此何嘗出言之過當而其於激蕩深遠
之際抑亦正得其中爾乃一時之學者亦歸之翕然請其
餘論其知有先生之心正先生之有功于學者也先生旣
屢困春官才愈老而文愈進雖不如世富貴之見而時若
扼腕其間者時爲之也其時之四家惟大士先生成進士
卽大力千子二先生俱不能然然則時爲之亦數爲之也
豈天之予人以文而不盡予人以遇與又其不盡予人以
遇而更以成其文與豈人之傳不傳在其文而不盡在其
遇與吾益於是乎有感也且先生之爲文固無以苟爲也
聞其爲一文成之數日者或怪其難而先生曰吾不敢以
吾心之不慎自欺以欺天下欺天下以欺後世亦不敢求
無罪於天下後世求無欺於吾心已耳嗚呼今世之文已
非二代之典謨三代之訓誥傳之掌故書策度可無必其
慎而廩廩若是此其意固以立言爲本者也是又因先生
之自言者及之也

羅文止先生集

慈谿胡亦堂二齋選輯

序

薛與一先生四書見意序

訓詁之學自漢人始非自漢人也仲尼之十翼詁易也其
 二十篇所謂門弟子記諸善言者然曰述曰識皆詁也曾
 子十傳詁大學也子思子三十三章孟子七篇無非詁者
 子思子通詁天命率性之旨其篇勢迴合強為章句以域
 之而非章句之所可域也子輿氏因齊梁之主假萬章
 公孫丑之徒以問答成文明王道之大闡仁義之情隨事
 錯出皆有師據故曰無非詁者自孔孟曾思之書既傳訓
 詁之家亦復不一張昌侯馬融鄭玄陳羣王肅之徒趙岐

陸善經之輩其爲說歷五代唐宋之爲學者能發其源流
然後世之論有予有奪曾不得以並存夫曩之爲訓詁者
皆深思積力釋滯礙希幽通求有功于孔子曾子子思孟
子之人也而不得以與于斯此有故焉而非其思不深力
不苦之罪也自是之後學庸語孟之書愈久而說愈尊歷
代學者旣不得其說之所統而程朱之說遂獨推以接孟
氏之傳夫程朱之學其見非于當世蓋岌岌矣所不服當
世之士大夫爲其高談濶旨迂而不急蓋有然者而
入我明以來學庸語孟旣與五經並用取士而其說一以
朱子集註爲宗朱本程之門人時時引據十因其八將無
當世之所謂高談濶旨迂而不急者其所得爲有精于漢
世以來之爲訓詁者乎凡求聖賢之言而欲得其理者鑿
之則傷急之則逸故平睨正步徐徐焉求有得而後言旣
言而猶恐謬所得也此程朱之所以見迂于世而不顧也
嗟乎程朱之時豈嘗逆料今之世以其說詁書而排比之
以爲制藝之文乎爲文之與詁書相去遠矣詁必衍于書
文必衍于詁以此求書萬無不失書失而文亦不可爲得
矣故予以爲今世之詁書也當別有道致其神而已神不
可驟致存其意而已善哉毘陵薛與一先生之名其書也
然則得程朱之語但可爲程朱不可爲文字緣程朱而得
孔孟曾思之意乃可故今日文字之功臣程朱而外當別
有配祀也夫程朱之在當時疑于迂濶此書在今日亦必
有疑于約略不盡者然欲將接程朱之學其必以是求之
矣更進而稱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傳若數高曾而無疑

非欺我也

程墨星序

鄉會文之行也在古者蓋書升論定官而使之之日也然先王以德行道義賓興天下之士故其論出于一而權常在上若鄉會之文雖其人已遇矣已貴矣乃更一聽其去取于天下之爲選者焉夫制舉之文勢不能一以其不一遂復爲人之所操此以見取人之法漸不如古然亦足使其人之已遇者已貴者倍嚴于所未遇未貴之人而弁使其懼乎其以文取人者更嚴于所未取此不爲無補也夫今之論文者亦安所一哉十五國之牘車牽馬負而至乎几案之間心悞手煩是非炫瞖譬人于色與味少示之黑謂之黑多示之黑更謂白少嘗之甘謂之甘多嘗之甘覆

謂苦人無亂于黑白甘苦之時而有亂于多之時至于黑白異好甘苦殊嗜嗜好黨分意氣橫立天下之色與味于焉變矣此復不亂于多而蔽于僻也夫治多以敬敬則能別治僻以虛虛則能平能別而平以此相文推之天下無一不可惜今之世未有能爲此言者也此程墨星之選有得于此意也今天下之文過高者其趾險過遠者其輔離鬼魅之易不如人物郊島之孤不如枚馬懼其持之不一耳持之而一是較然不欺其黑白甘苦之說者也不自欺之謂能別不欺人之謂能平能別而平其所持以補救之情亦如是而已耳夫操藥以修病人寒熱虛實隨時而投通于運氣參苓溲溺時爲帝也亦安能以彼之不一害此之一哉雖然論文者而又復聽之天下之論慎無謂論文

易也

庚辰房書衡序

六經語孟之書通于論文者往往而有而莫著于孟子其
自任曰我知言他日又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其意蓋
欲以知言正人心也今日制藝之家可謂大盛予自束髮
寢處此中不爲不久而今乃始欲見其是非去取于當世
或疑焉嗟乎戰國談士之威無踰雕龍炙轂稷下諸人之
時也孟子七篇崎嶇齊梁滕宋之郊至于不得已而有作
托于聖人之徒豈好辨哉今日海內一家操觚揆文之士
倍官吏而半農夫尚未敢偃然樹幟異端爭鳴道術獨偷
取逢世之語覲顏自恣展轉相師漫漶無已耳然就其中
有可存者上之性情學術交融互析次之才格岸然俯諸

一切又次之理明致白猶子自存茲三格者持以盡吾正
告天下之意可以救矣予猶不免于懼蓋往者豫章嘗以
經術義理之文倡天下矣逾數年而天下以豫章爲戒曰
之曰幽渺邇者雲間則又以昌明博大之文倡天下矣今
年來復聞天下以雲間爲戒曰之曰膚澆夫幽渺豈豫章
之始而膚漫豈雲間之初哉使此書出不失爲初更逾年
而轉曰成陳亦復依旁別出敝已見于前事矣當此之時
雖六經聖賢之語亦幾視爲可遺特以功令所在猶藉以
存則雖有苦心自力之文亦安望其保全于世久傳無恙
者哉若此者所謂祿利之路然也漢武立五經博士開弟
子員設科射策訖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寢盛枝葉繁滋
古今人心由盛而變未有不出此者變而至于無所入則

蔽陷離窮之禍中于言語終于政事此孟子所灼見而深懼也故其正人心之端在息邪說息邪說之本在知言今知言正人心之學獨當在上耳在上者爲天子求人以佐當時之治者也第使不經離理者斥則天下之人將以上爲知言懲于不庸而急于自見其心庶當有救不然下之所非上之所是下之所去上之所取雖百孟子生于今日何能有救此予今日是非去取之所止也

黎美周易統序

大易聖人盡意之書也聖人以易盡意而後世之各以意爲易者亦始于此噫良可悲矣蓋聖人于易未嘗輕用其意也故曰立象以盡意象之與意微顯先後之間也後世聖人不得已而有言故曰繫辭焉以盡其言然必原之曰

設卦觀象故象者庖羲氏之學而觀象則文王周公孔子之學也九師興而易道微其他紛紛之作或舍象而本氣或超象而標理所謂各以意爲易者耳豈易之意哉故吾不與以諸儒之易爲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易而入明以來乃定以朱程爲宗使學者得推衍其說于制蓍之際則何也此昭代聖人之學人未知之也得象者務存其象而不鑿愛璞者務存其璞而不傷朱程之易不傷其璞者也昭代之存之不鑿其象者也近世之儒不安以易爲制蓍而遂欲以制蓍爲易此其學力才悟豈能如九師諸人真是抉堅樹畸使數聖之璞離離于斧鑿之迹者乎乃復置朱程而不屑是舍璞而厲刃于礦石荒礫之用也孔子曰絜淨精微易教也又曰絜淨精微而不賊則深于易也然

後知聖人學易不得不若斯之難也潔淨精微而猶或失則賊以此爲坊蓋將治學者之心使不得過近世之儒未有持是說以治其文者也失不在于潔淨精微抑亦粗穢鄙俗爲朱程之罪人而已予嘗欲爲之說適番禺黎美周授予易菀胸有全易而爲能散見之往來貫穿歷落可會此其所得必先于辭所謂意矣可以不爲九師諸人自可爲朱程而不可厭予曩說之而尚未知所入也美周其有以語我矣

司理吳鼎陶課士序

今天下所急人才需以底定中外和輯生民上回灾祲之氣下轉紛囂之俗雖賢宰相良有司之能莫不由文字進故予嘗欲重庠序師儒之官謂必選高才宿望者主其教于歲月日時之間俾文才旣成器具亦就然後由督學升之兩榜庶于教爲密不然學使者三年一臨州縣之間雖有季課顧亦微矣然予觀古者文章之任惟其人未嘗以其官也唐宋以來名望大臣所蒞之邦所過之地後進負名之人往往伺階墀獻文字爲之講學論莠延其聲譽卒爲顯人其所爲豈嘗有督學之權有司之責哉而所就若此蓋德業才望足相服故也鼎陶吳公以進士高第司信州李李懸衡州縣之間職爲竄要所受事皆院道大使者所矜重大議大獄關利害奏報者也公所當于國是人心並可疏之爲令而學問文章所薰育成就別見于人才其在信州者皆出公手課者也靈山之間氣色方壯其才犀利自抗權衡餘州郡十二有至有不至聞風贊業請教者

相繼于途彼所謂後進負名之人也意亦李翱皇甫湜秦觀張籍之流而謁吾徒叅弟子使豫章文字並存于几案非誠有以相服何能若是且由先生所得士觀之抑亦不必勤有司之課而密于庠序師儒之教明矣今天下中外多故百官並騫以司李之重且煩已無所不兼而邇者復兼餉爲職餉誠急也然孰有意于人才者餉於今日爲天下之所已窮而才于今日爲天下之所不可盡事宜爲易然非儲養甄別之精卽名實相乖不適于器不如諸道轉餉功令兢兢無乏軍興而止故尤難矣然則公雖以兼人才爲職獨無不可而事未度賢愚之變議不關盛衰之中非闇則妄豈予所敢終其說哉因其哀諸士之文將授梓矣志所感于其端以著公之所得士之待用無窮也

王元生近菴序

庚辰因鄭淡叟交王元生元生家世甲東省自世廟至今百餘年間新城之王甲第蟬聯于時今歲之春元生以官蔭來京將入成均夫成均之地古者自天子齒胄而外以成就夫公卿大夫之子故古重世官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業世有源流後代世官廢而蔭子入官之法存則猶此意也然體例優簡不如貢選諸生需歲月積分之勞而元生顧好之其爲文奇擴獨擅不尙以一音入下調憂憂然爲之不已夫疇昔文字之能盛于東南今質茂寬弘之氣西北學者方承而起復如元生厲以此志予不知其所止矣予見元生時尚未謁國子先生一請事也以彼其才固不難自致其耳目則已不羣意計亦烏可量哉

汪都闡伯玉詩序

予曩不知詩而能言詩之情獨竊觀風人識力氣候毫髮
相差階級遂絕則復欲言詩之詣夫以詣言詩于自然之
道病矣然三代既遠天真漸薄感被復麗三百篇變而騷
騷變而賦賦變而古風絕律思煩體錯奔于嗜好尚復田
夫野女鳴歡寄怨之詞可以志所極于斯道乎予少聞長
老病我明作者聲律之學徃徃宦成爲之衝風之末力豈
能敵由今思之使文人果閉戶作詩山川人物胸腹未親
固不如一行作吏東西南北惟遇之使從此勞逸殊方險
夷異感人情同獨之致見聞常怪之徵感發陶練情深韻
老之于此道爲宜也伯玉本新安文士忽以都闡督餉予
省天下方用兵南北軍需無一官不兼餉爲職伯玉是役
其榮貴何減相如歸蜀時嗟乎此豈伯玉之情哉蓋伯玉
才韻天放不欲以書生自掩怒馬雄劍頓挫生風視木天
應制爲儻儻耳豫章十三郡古蹟奇人洞天福地不獨忘
勞倍資詩力此伯玉豫章遊草之所以盛也古今詩人蘇
李禘祖甫白郊宗然後世能言之士視蘓李之時如天閭
初啓其所言獨道甫白蓋其開疆擴境創法垂憲得于遭
遇遊歷廢興治亂之感以發性情而老思理天才雄挺功
詣良多其取資正不淺矣予生平不輕言詩其意皆如前
所云若伯玉者故欲托以實吾言者也

崖西詩序

予初不知詩亦未嘗敢易言詩也將詩之難言與抑予才
之未至是歟古文諸體惟詩格律最嚴唐世崑以取士雖

李杜諸人之才于他文終不擅美非其才不足也詩盡之也入明以來學士大夫徃徃以全力用之制藝而以其制藝之餘及詩自有諸科以來獨制藝格律之嚴與詩正敵爾夫人事有所用銳異之氣于焉畢竭故一代之傳業在是既已擅美而後乃尋諸詩譬鋤南山之竹洞胸穿札之餘辭魯縞而飲石難爲勁也必矣萊陽姜如須年甫弱冠其制藝矜踔自高與其伯兄如圃仲兄如農俱起東海號令天下仲已成進士去如須與其伯方以制藝精澁自窮事已爲人之所不能勝詩復嶢然新厲格力俱可獨出將其才能若是兼與夫詩不獨以才固必挾異人之情欲別以攄瀉以快其中而此非感遇窮愁之人必長年積志之士抑亦非如須之時也明矣昔成連教伯牙琴胥而之東海使聞海水汨浚山林杳冥羣鳥哀號心悲四望以移其情如須之才其情正有以移之予對如農舉體深至穆然不知其所窮復對如圃家世孝友而忠義相勗使人心動如須所生長見聞之物盡若此其情成矣以彼其才而其情之蚤成復若此宜制藝不足以盡之而其爲詩固不肯如世之學士大夫以其餘及之也

黃太冲野園序

黃太冲勾餘才士故侍御贈太僕卿安白公之嗣公子也太僕負忠正之節櫻逆黨之醜抗疏直言殞身北寺天下莫之敢明太冲以弱冠伏闕訟冤義動當世咸曰忠臣之有子也如是太冲雖才何暇以文采自見與才人韻士爭尺寸之席哉壬申冬崑山朱浮石先生爲太僕門人手太

冲所爲詩示予因傷太僕公事聲淚俱至予讀其詩感憤
寓物之言十之一詠事十之三贈答十之五閨語十之一
未嘗自譜其年月然以其詞釋之志益發憤于太僕之所
爲作多矣此浮石先生所以悲也古人忠孝之語哀激所
次有則有倫况出之雄文博學之輩衝于口而被之音天
地鬼神感通之至數該焉所謂長言之不足又從而咏嘆
之是也何足怪哉三百篇之亡乃有離騷遂接風雅爲後
代詞賦之祖夫屈子義兼親賢使不邁上官子蘭之徒騷
亦不作騷之言憂也故屈原特以其憂傳而千餘年之後
宋遺民謝翱復以其哭不朽晞髮諸詩先儒以爲直遯盛
唐以上夫臯羽世經義之學應進士之科使不罹宋季之
難感文信之苑詩亦不作故臯羽之詩乃與其哭俱由此
言之情不絕語必不至文字皆然太冲英才磊落挾以少
年之氣今其詩幽折雋拔而恹悒多思與老成積于世故
者相類其鐵琴苑戰馬老狐行諸篇命事稱名亦頗與原
之山鬼國殤鞠之鉄如意玉麈尾同至其紅閨麗事諸詩
豈所謂托情男女亦宓妃佚女洗藍曲楚女謠之致類乎
何其情之峭以深也哀心感之無言不疾故曰發憤于太
僕之所爲作多矣夫道彌往而風彌厲文字之槩亦觀世
之理也惟太冲負忠孝之極思咏佚按衍于心者旣甚而
後濫之爲詩鏗急絕人風氣逼古此予所以例之屈原之
憂與臯羽之哭而爲言爾不然太冲遭遇明聖忠臣之魂
已雪黨人之碑旣踏以彼其才進用于世非二子之所可
同日而語也

賀石城府汝陽侯四十序

石城王孫汝陽侯者奉國將軍綬臺侯之子也予以事入江省諸名士大夫咸歸譽綬臺侯賢讀書爲善有義訓亡何爾汝陽侯才韻清整博學能爲詩可謂能世其賢者歟昔宣德初修玉牒成大學士楊文貞等頓首稱曰昔周自后稷世積忠厚以故子孫衆多維持王業多歷年所由此言之宗族者國家之所庇也豈不賢而能無隕墜以副聖天子明德睦族之意江省之宗其爲寧獻之子孫者始多故矣而郡王將軍都尉之爵世承不替豈不難乎其爲賢者哉顧賢所由來非獨繩束之道美抑亦事會之激然也居隱約之勢則志彌厲資踈遠之分則思逾周中創而後人懷蠲敗崇福之思又自藩祿日不給謀者率以應舉出

仕之條爲言宗室有智之士固知其後之必出于此其務精思節力以待時會長才之士有軼諸名流之上者矣故自辛酉而下爲寧獻王之友者舉于鄉四人其一登春官以才選庶吉士格于時議改他官然宗室效用之局從此啓矣漢河間東平皆帝親子弟智思旣遠而入主隆特之恩徃徃事過典故故其積志無負爲親藩第一乃至于中壘曼山之倫屬疏恩降又當權勢薰炙邪曲交行之時並能搜列今古著書貽戒負同室之憂爲宗室之望何也唐諸王不出閣而揆勉輩戚舉地絕生長隴西京兆之間起爲名相宋之季乃有汝愚然則去屬籍之情絕恩澤之想其志意乃更能矜奮出諸寒士之爲雖指未可盡屈然大較然矣汝陽侯爵鎮國中尉顧先是議者欲爲節恩澤經

久遠斷自奉國將軍以下壹寬其禁俾賢者得借寒士從
有司之薦而不能者亦得以力學周其身然則汝陽侯所
處固忠智之士所欲變通之地也庸知其不負棗陽豐林
之患憂憫末季修束以待時會而不甘以衣食子女如他
時坐累司農之粟乎侯今四十予姑以侯之時地與侯之
所躋躋自力者度其所處于心當以此或曰侯耽賓客嗜
詩奕其賢而自晦者歟是未可知也予之言烏足以盡之

陳止宜郡伯壽序

太守之重自漢始其後尚書令僕射或出郡守或自郡守
入爲三公其制刺史以六條表察二千石而唐或改太守
爲刺史或改刺史爲太守蓋二千石之難而材稱二千石
者之難其人也甚矣自置守以來無問邊郡之任畿輔雄

繁之職卽偃然銀菟銅魚分典中邦而災歲殍饑與夫赤
白盜兵或豪猾齟齬何之蔑有守蓋無地而不重也吾撫
于郡錯出上中之間先是方內無事所謂水旱洊飢盜賊
讐民之作尚不少守負氣力號有表見者猶優游養譽笑
與秩終始郡公止宜先生官南樞時中外係望其出守吾
撫唐宋璟所謂擇材于臺閣省寺之中者也主爵者意甚
微而榮公者甚盛顧天下大勢如決川甲毀乙友其委彌
甚太守之難至公又獨爲古今一時矣予觀公莅吾撫載
其飲食寢處皆八時艱自百年之老博覽之儒以爲所睹
記未有用意如公者且公爲政之難未與他論下之民抱
空板而吏呼如煎上之官抱空秩而部催如雨兩不可應
亦兩不可委其難在賦始之治逋民易隨而治盜民難繼

之殺盜民可忍因以殺民未易忍兩至于窮亦兩至于弛其難在法法挾以兩難雖有輕禍福一升沉之心而不可以悖獨溫焉慈足以懷之淡焉守足以服之宵旰起居勤足以盡之上下俯仰執足以定之如公具備于身爲人所信者若此此可以使民于今日而用吾法耳釋此今日之爲太守者其重與難固無時可謝而何以稱古者簡任之榮與當世責望之深乎李空峒讀曾南豐擬峴臺記感嘆鄉之亂以爲攢牛調馬之風視耕桑自足之語致懸矣夫曾距李四百餘年治亂之變何能逆料其後之至于此所稱牛馬之牧于郊不收五穀之積于野不垣數十年來太平述于焉之口卽此時之太守視今日何如也因壽公嘆公堂難而盡其才以治其人故極鋪其說焉

墓表

贈公觀海張公蘇太孺人合葬墓表

今上戊辰太倉張公采字受先以進士謁選得臨川令其贈公之卒在萬曆之丙辰未葬惡不具也旣第而得選太孺人爲稱王命不宿之義偕以來明年邑大旱受先爲民步粵病幾頓太孺人日夕泣爲言必東歸卒未之七月太孺人病遂卒于是翰林簡討徐君沂臨川孝廉陳君際泰章君世純爲之傅翰林庶吉士張君溥爲之誌且銘以合塋于某嗚呼贈君之存所以成其子皆大節沒而至其子之第垂十三年矣太孺人所以偕其子進退遲速所稱說皆有大義可謂兩人一致至太孺人之得沒于家與贈君之得合塋于此雖復有意殆亦天全矣贈君父海山公母

顧氏然猶逮事王父秋田公先是秋田公二子長贈君父次洋山公晚復有嘉賓氏而海山公之二子伯贈君叔見海公贈君奉海山公教終其身與叔氏無異籍復稱宗法正洋山公之繼必歸見海公又爲泯嘉賓之釁而給其敗使無失所蓋贈君孝友終始事無大小皆貫乎至性而太孺人以忍義成之卒有所格故太倉多世族而所稱孝友相成之家必曰贈君自祖拱至贈君及受先之身凡六世矣受先始獨以文學顯然贈君雄文博學生徒以次傳經而易圖說尤精受先蓋少受其說而長乃以戴記取雋則亦未之能世也自中丞以下至州縣守令遇大利害輒倚重贈君贈君亦遇事慷慨無所避嘗從州守爭嘉定太倉間河後州人大懼不勝則州當受役之半州且病贈君

攝袂前爲陳河勢利害反覆數百言却其後吳中大禩時官民交困贈君上大中丞奏記數千言因情利道得請吳饑而不害而山東二固王公去任時以廉故餘餞金千兩貯備公用顧難其信曰必以贈君爲信于是名在公卿間其負大節倜儻有雄畧多如此類旣扼不及于時太孺人所與拮据成全祇家庭里閤事比居臨川言行所獨著乃動關民生與居官蒞政之節當臨之積重而欲反者不下數十事獄戶亦恒滿催科之急自上而下以爲殿軍太孺人所衣粗食惡與其子爲義者曰吾自樂之獨數事心怒焉晝入晝詢之夜分入坐夜分詢之嘗稱其州之破產于征徭與古人盡心于獄囚者涕泣以諷下教令有所矯易或有所執太孺人必以意覆之受先賢者雖其于事無憾

必頓首受教出則以禰于民太孺人涉古今書史知太體
又數以此戒受先故臨川之思太孺人沒而奔走以哭自
父老子弟下至里胥馬戶數月若狂贈君之教雖未衰臨
之人弗逮事也至今愈以爲恨宜哉贈君諱鳳異字伯鳴
號觀海太孺人蘓氏戊辰以單恩並封萬藻與陳際泰章
世純皆治下通家子也二子旣爲之傳萬藻故不讓而表
于其墓曰贈君與太孺人爲子婦時孝友之事過乎古人
然受先所自爲行畧頗諱而不欲盡君子以爲厚至其傾
身爲義州父老子弟藉成立自存者不可勝計事不出里
閭豪傑之士不得志于時者之所爲孺人亦時時相對以
泣如太孺人居臨川語贈君所上大中丞救荒書及與嘉
定令爭鹽鐵河議多者數千言少者亦不下數百言與所

陳易圖說別有語錄傳于門人者不可不亟表之與其事
並傳于世也

文

申巖宗祠文

崇禎十三年予歸自金陵且冬祭復以他事適鄰邑不獲
與旣歸族長老咸正色爲予言近日祭事怠慢與祭禮生
或不供厥事因條議諸款致申飾之意屬予申其說榜諸
祠予愀然曰先王之禮不得行于民間者多矣廟制止于
官師然止一廟事禰所可通者得于禰廟併祭其祖耳庶
人祭于寢則禮之所不得而至也嗟乎風雨霜露孰無愾
然而令人有不得通其意之恨此先儒所以展轉參酌有
家禮一書而祠堂之制設焉家禮者家所得行之禮也祠

堂者祠先之堂所以避廟制也然晦翁稱君子將營宮室必先立祠堂于正寢之東此所謂君子蓋自卿大夫而下後世公卿之子忽而氓庶白望之家忽而品官升沉無常禮制互戾故祠堂于家禮亦曰通禮夫使先王之禮得行于民間而人無不得盡其意之恨者先儒之爲也且後世爲宮室者不能家自立祠堂也又勢也故不如後世聚族之子孫衆立一祠其族大者或至有兩祠或三祠予族有三祠每祠司一歲之祭雖人繁事多然視夫家自立祠也抑亦有以通先儒之窮而就人情所易舉之勢矣曾子固序禮閣新儀書常患夫三代而下先王之禮中更變亂至于其說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或不宜于人不合于用則寧至于茫然而不敢爲今禮之得爲如是事之曉然可知所爲如是而族之諸生號稱習禮而媮焉不習禮者之謂何聽其所爲而不爲之科則將有廢祭之患族長老所爲正色而議也因爲推三代以來宋世諸儒所會通與近世承沿依似猶足與先王相後先而興發人心之壘壘者以暢族長老之意而謹次其諸款如左

傳

陳大士傳

大士旣歿其子撮其所見聞行蹟見于世者詳甚大士才譽震海內者數十年鴻裁健制之儒願托文字者何可勝數然古之爲知己者欲傳其友于後世其言必有所擇詳略相補重輕相節使其生平志意之獲盡于時與不獲盡者特有槩見爲難蓋非求而後有言者之所能言也則予

何敢辭予悲大士負幹濟之雄槩而遲弗竟其用才足以
著書明道而晚年所欲詮訂補叙以定其傳于後之志亦
未及終予是以更備爲之傳大士初生長于閩之汀州武
平武平地鮮學者父西園公教授其地稱大師顧四子之
書而外六籍絕無嚮本大士間得尚書毛詩于人間破麓
讀之讀輒意爲之解久之有授以八股藝者輒以其意爲
八股尙無師說求以聰明而天資曠異所出筆怪軼不經
武平無所用之歸臨川時年二十五矣歸益困而爲人雄
目毅幹聲叱叱若訾不事人憐雖飢窘終無虛乏之色居
三年赴邑侯滄孺袁公試試失期遮馬首大言公促試一
莢莢立成遂冠軍又六年以高等餽餼二十八年爲今上
己巳應詔中明經選第二庚午領鄉薦第七又逾五年甲

戌以禮部第二人成進士終始三十五年諸生之事始畢
然又逾三年丁丑始授行人秩秩滿四年而殂悲夫大士
官行人一奉詔有事益藩時藩體特崇嚴大士以夙名得
其加禮再奉旨典貴州試奇材大度士十餘人應氣而集
矍然衡于上國事絕前聞先是賊軼入東省戕名藩賊將
帥守宰人盡洶洶天子宵旰下詔諸臣皆得言方略大士
乃慷慨條十疏相繼上賊幸退疏亦留中此外冷局孤踪
奉議論文章于先達之前皆約結亡施用踐資累日別無
階勛可盡其經濟之望在諸生中數十年博文強識天悟
絕人下筆疊疊日數十菡沉湛經術務以古學倡發天下
故大士文章之鼓動獨雄而功于學人爲最常以諷述古
今代寒暄酒茗之談十三經二十一史略約盡舉至其語

兵形扼塞漕河水利諸用世之務目規手畫鑿鑿可見施
用壬申閩寇蹂撫之支邑且退矣大士時以孝廉申修城
積穀之議莫之應戊寅妖賊嘯吁之峯山撫遂震大士正
以行人啣命入里門開府解公視師亦適至爲畫數款入
焉卒以成功解公畫今已成書而已邪十疏稿竟爲閣部
楊公持去其副本遂絕于時生平不喜講學不事禪有拉
之講堂聽良知之說者述之且曰假如成仁取義水火有
當蹈之時便可不知耶大士曰予當時固駁之云如此等
知良得幾許正子意也督學雲怡蔡公精禪理以大士可
與微言長書數千言與叅究大士亦酬數千言公不許如
此徃覆至三公卒不許大士亦卒不易神宗以來制藝流
傳之廣無過大士者太倉張公受先刪其四書藝行世尚
存五百易與詩並千餘三經半之蓋莫之能或刪也制藝
而外有四書讀四書正義五經讀學士家得其一語並足
主張文字精理而大士近日時時爲予言予生平爲人擾
終無已制藝而外若五經諸論著尚欲勒成一家俾體重
義整粹乎先儒文字問答不肯以此有待嗟乎大士之才
之志與其遇如此天之報施大士爲何如哉大士初名侯
周滄孺袁公以夢易今名曰際泰其先自宋南渡徙今嚴
平里數傳有仕榮公號博學領勝國時鄉薦第一入明餼
于庠者相繼代有世德至大士而始顯所稱明德之後云
大士有三子孝尼孝威孝逸威逸並知名

書

侯倪鴻寶老師

藻不肖自曾子家來京具稟濶絕至今老師負不世出之
才凜大有爲之氣望繫朝野風軼古今當天子側席倚注
之時謂宜首協昆命而萋菲之徒曖昧相構遂令名賢納
屣輕于一葉藻不知釁所從來而反覆邸報大約見老師
以不得已之情受不忍解之過此藻之所用心悲也藻不
肖伏蒙推恩以塞薦舉之詔部文到府且媿且驚未知其
榮而遂奉有違限議處之旨因思國初行此亦復有拘迫
就道如捕重囚之歎豈古今薦舉盡如斯耶急擬入都門
商所出處而逡巡至仲冬甫得就道則老師當又抵家矣
幸及寬政如例入場場卷視往科氣稍亦挺動荷老師
所教機鋒光燄諸物頗復颺出而擯落如前揆之氣類則
老師失志之時亦不宜爲藻得意之日耳然不肖頭顱至

此矣徒念作舉人官不耐氣塞發憤復歸而相知勸就簡
選不肖亦尚在聽違之間因王兄歸具稟附候併繕場卷
奉覽丁卯氣色尚振此榜得七人馬羣猶未云空孔益小
精進不可量昔人讀早麓之詩曰鳶飛魚躍氣之使也于
此見老師不盡之氣矣東山之望天下所公于藻之情自
不勝所私盛德之事古人難處伏望老師爲道自愛耳

與傅寄庵相公書

伏惟公朞年東山矣當宁之思蒼生之望遂不復關清夢
乎年來輔相出都門未有如公超然評論之外者身名俱
泰真不媿古人矣藻以晚年獲忝門士百里而近未遂摳
承復蒙台念垂注不以其微賤且自疎外而棄絕之感且
不朽罪亦自知獨念春月以來饑驅嶺海炎荒主人潮郡

則聶蘓門揭嶺則張公亮程鄉則陳仲謀然皆與民無事
清真惜已之賢者生平氣類所結如此無救于貧而濕熱
相蒸復足爲病故羸露以歸未遑馳候或可邀恩知曲原
其狀也周慎翁之覆庇不肖邱成分宅義無以過恨不肖
以不出不入長居戶限之人仇德未能至子宜事則不肖
所關忘其遠險專負此衷以行耳敢煩公諭乎伯兄鴻裁
備製便當冠冕西江尚爾留良然公能視其身之宰相如
遺必能視其子若孫之科名如掇藻每見公之吉祥善事
皆自精神之磊落休動處取也肅此奉報容圖躬受教誨
以壯京行之色惟熙

與吳友人

二月十九之變弟未敢必他人之死而獨計世翁必死已

而訛言傳世翁之不死者多端而弟又獨計世翁必有所
以不死人之相知知心而已弟猶不知世翁又誰知京口
幸晤丰神峻潔談旨鏗厲忠孝二字未嘗一日不頌于耳
而時兼患難慷慨之言弟私懼無心之言遂成語讖而今
乃知世翁生平豎立誠如此也弟以去年二月二十五日
抵任三月初一卽登陴詰兵料餉形神俱枯以一縣官之
力保境而止故賊未經一創遂使坐大蔓延至冬撫臺張
方奉旨親勦包叅將奉委入閩募兵請收此輩爲塞上之
用遂改勦爲募以募代撫事雖有緒而局不易終故撫臺
不得不久敝治江淮布置倘得如唐藩鎮故事古人立議
有如唐祚之延正關諸藩鎮之强者則今日之國是不可
使諸鎮不强獨憂其事相弱耳世翁志奇才奇節奇他日

事業必奇聞之老師世翁以白衣治事此復似李長源故
事奇秘之跡千載而下有起而尋之者真可異也弟無狀
第本色作人不至以狼狽貽世翁羞目今寇局未知所底
老師與弟同憂之此真獮獠入布袋耳

游日生先生集序

慈谿胡亦堂二齋謨

風與水相遭而成文臨川澤國也其才力之富當文昌一
星以是人文比他地爲盛風之所扇靡然以順無不斐然
成章蓋有游日生先生綜核羣書學主乎聚腋爲裘而詞
極乎組絲成錦其古文及其詩歌皆爲風肆好洋洋汪
藏蓄發宣積潤澤而大豐美所謂薦紳先生文有其質而
好學深思者非耶於郡之文苑刻傳載之先生當前朝獻
賦躡袁吉糾集鄉勇設團練以禦里有某陷獄將鬻妻賂
吏爲力白其事及引妻子來謝拒不之見試南宮畢聞母
變兼程歸哀毀遂不起是先生爲人實有經濟之材而內
稟乎至性仁義誠於力行爲長非文字爲尚者也况乎耽

好經籍文采所見在乎國門彼都人士造門而請授集以梓有非近詣之所量者惜乎賦年不永而所業不得以覽其遺編蓋不勝三歎焉

游日生先生集

慈谿胡亦堂二齋選輯

序

竹山楊氏重修譜序

蘇子曰夫民相與親睦者王道之始也故必復古之小宗以收天下不相親屬之心然自世官世祿之典不行而欲宗法之復也其道無繇則欲天下之長治其必自故家鉅族譜牒之明矣唐太宗好尚門第詔高士廉岑本立令狐德芬叅核簡別稱世族者合九百二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何其族多而家寡耶至於楊氏久爲舊望其譜系約二十七處一百九十五房嗚呼抑又何其盛也楊氏爲叔虞後乃子雲之自序所出也曰祖食采晉陽後爲陽侯考

之張衡言晉士大夫食采於陽爲楊氏無有所謂陽侯者
至軼時見於他說又曰子雲之揚從才關西夫子之揚從
木唐諫議大夫之陽從邑若據食采之文當必三者同源
而異派故其字小變而聲不易非若他姓之有僞濫也今
天下楊爲望族所在皆然而揚與陽寢微不顯將毋太尉
之流澤長耶古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今謂天下望族
非帝系卽王裔五帝荒忽誠無可稽逮夏后殷周以來氏
族日繁要之以百家爲準所爲吹律定姓正聲有五轉而
相雜四時異氣殊音悉備故姓有百也而此百家者又不
無繁簡盛衰之不同楊氏支分派行從彭口遷吉州再
傳遷崇仁而爲竹山家有譜牒厥惟其舊人徒知竹山爲
郡望族而其先世之清芬若忠憲文莊以諡原行莫非朝

廷倚重之臣祭酒又能克紹厥世以貽後昆自攝郡刺史
公始居竹山其流澤之長固確綿綿日盛以有今日嘗慨
世人修譜不能遵從疑之典牽合傳會而竹山舊乘於文
靖積書堂搜輯遺編當虞道園爲元學士讀書中秘聞見
該洽與弟槃稱一代名儒宜其考核外家之源流爲實而
有本舊本托始邠州刺史文獻相傳日新月盛而族屬昌
隆世代浩遠此楊氏諸君子有重修譜牒之舉也鼎革以
來螺川盱江虔州之支邑山峒深峭與巴華連接者往往
相聚爲亂而竹山楊氏聚族負郭人皆好文學敦節行往
往合力足以禦亂而不爲亂所誘豈非篤於仁義知敬宗
收族之道哉是編旣成吾見梗化之徒聞之孝弟之念沛
然而生久之且靡然嚮風矣故譜牒之明不但一家之盛

事而天下之治安未必不繇是以有助也使望族皆然是亦何必小宗之盡復乎是爲書于譜云

陶居天刑子續集序

天刑子懷連城之璧獻而弗售然而太璞獲完視輸於載躓於途者有全足之幸焉顧世之責天刑子以萬里之行者謂天下之躡捷莫出其右而天刑子一足適有疥癬之疾時而步履珊然至若指使獵客射鵬隼搏麋兔則里中之躡捷少年莫出其右也嘗讀南華寓言兀者王貽申唇嘉叔山無趾之徒推其意以能外形骸守宗保始然後謂之德克之符蓋夫人之動皆係於非一矢足焉餘無足觀矣故兀者也而王先生誠有尊足者存則常季不得而疑之子產不得而病之而吾夫子且相與服之今天刑子非兀者也而以兀自號其亦莊周寓言之旨也或者曰孫子曠脚兵法修列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藉令天刑子形不兀斷不能已於萬里之行况安能抒寫胸臆著作之富有如是耶則其得藉口於兀未嘗非天之獨厚之也食其實而不忘其原歸本於天豈曰憾之實功之云爾予歸里值天刑子續集之成較之前日功日益進抑何洒然善也予望天刑子若匍匐而行者之望駕雲軒者矣是則知天刑子之深莫予若者因述之以爲序焉

楊氏分關序

世傳九世同居者必曰唐張公藝云以予所聞浦江鄭氏自綺至濟同居者十世矣太祖初定天下驟擢濂爲八閩方伯復寵濟以內翰之班凡以風示天下篤一本之愛也

近世闖牆之變徃徃見於同氣豈非聚處而嫌孳生共貲而爾我異歟故欲全一本之愛者莫善於分以成其合且各持門戶任率作無不務厲其志而以隆業是亦所以善後也予姊適楊門年三十餘而孀生丈夫子三長循二元開方總角次循五元英三循七元士一始髻一始齣姊夫仲明君儒雅卓越遠邇推爲杰士以未竟其志而卒所遺有祖父產及手創計田若干畝棟宇初燬矣旣而再燬餘無他長物予姊厲節操甘淡約督僮僕以耕供飧粥縷出於十指延師課子長爲學有成早歲補邑弟子員而仲叔皆足以自立初家大人愛女甚資粧項盛管上世未析箸時予姊未嘗自私其後盜屢胙篋姊勞瘁拮据自養以瘠而啖兒女子以肥越茲十載而基緒不至於顛實姊之功

厥惟苦哉今其子之總角者繼於壯而髻而齣者亦旣冠而娶矣姊倦於勤加以食指繁而世變愈亟因有分異之議焉三子各均其產悉遵母命闈定而姊以幼女未字除田四之一以自給予忝舅氏姊屬主其約爰召三子而告之曰爾兄弟毅力而敏爾母匪但有爾躬其成爾實兼父與傳爾將漸食齎盍亦念母之荼汝父賞志以歿繁豈克負荷是望尚其擴乃箕裘今雖分異哉庶一乃心併乃力以圖光大母或嬉遊傲僻致覆爾家母或豐腴妻孥罔顧高堂之養母或視同氣如路人因小忿而修大怨以貽孀母憂爲鄉閭宗族非笑母或遐棄孤妹諉嫁送爲母任則爾後乃繁昌有一於斯爾母得執而繩爾予亦得誚讓爾胡顏以立於天地間克守斯訓豈徒爾福祿無疆予舅亦

賴有光諸尊長曰宜無忘因次其語以爲關書序

●重修馬家橋序

郡城自金堤而東孔道之達金谿者適二十里汝川之支水出焉凡靈谷之源委折而西北以滙諸大川皆於是焉注在昔有橋以通往來曰馬家橋予爲兒時見榜於橋庵之上曰馬過橋其義無所據意若古輿梁之說謂可容馬迹歟郡東南之橋此爲大騎者可以安驅而過則名附實以起大言之誠是矣及讀范東瀑先生修橋記備述始末初曰馬家橋嗣易曰十義又易曰萬福甚矣人之好舍故而趨新也東瀑先生揭諸碑曰馬家川馬家爲疑焉意當日之環橋而居者有姓馬之家或施橋之人爲姓馬之善士故原所自始名必因之與然則舊實曷可沒而故名曷

可竄也司馬遷曰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紀惟倜儻非常之人稱焉夫倜儻非常之人不必盡垂年紀峴留鄭呼渠也苟一事之足傳卽名湮沒不彰而姓歸然特著若茲橋系馬家其富與貴與鄉之傑與抑亦尋常無奇者與彼一時稱雄於鄉里而後欲聞其氏號而不可得視此何如嗚呼後之好義者其亦可以興矣茲橋歲久復圯頽其正西之涯而破水之墩三損其一亘面之石四墮其二爲橋者惴惴僅存其半焉近地樂善之士雖暫覆以木板而輪蹄所經當風朝雨夕岌然有淪胥之懼乃至稽留信使延滯官書非徒病涉而已同社黃省中其居去橋咫尺爰召戒僧印凡住持橋庵屬以募緣修理維今季夏金谿石侯魯叟郡回過此裴徊悲憫示僧堅舉其事初秋予偶同省中

滌暑庵中謂予曰子之文足行遠盍爲序之無何而肥蠟
爲裁土田龜拆僧來索序予避席曰焉有菽粟不足而可
強人爲仁者與姑待之及秋白露後二日壬戌自夜半達
午興雨祁祁焦稿悉蘓中秋月出予自城步歸過省中之
門晤言甚慰曰子今可以成序乎予曰可矣夫誦周王瞻
漢之詩頌冥欲泣翫蘇子喜雨之記喑啞思謳天益人以
萬斯千斯而人之施於橋者捐其一二皆足以有濟異日
者修理告竣勒名貞珉垂諸久遠雖不欲掩馬家之舊而
亦可以見繼起之新所謂民之秉彜好是懿德不以古今
而有殊量也遂書此授之印凡使之通請諸慕善者焉

吳舍貞丈量書序

代

自古帝王制世御俗曷嘗不殫心農政則壤成賦者乎歷

代之沿革尚矣明太祖洪武二十年念民貧富不均而賦
稅復不以實自占於是遣國子生武淳等定區丈量彙魚
鱗圖冊以上而天下之賦法以正及考撫州金谿郡縣志
紀循吏穆榮洪武三年知金谿縣曉達治道丈量田土分
號段正疆界定糧額井井有法民咸德之載稽江西黃冊
以洪武二十四年爲準豈明當開國之初已令天下丈量
至二十年而方遣人覈實又四年而賦冊乃成歟不然志
紀穆公不錄他異蹟而專以丈量也大清定鼎首重農政
自河北暨於江南丈量久已竣事惟江西以再亂淹曠未
奏成績故厘牧伯監臨守長屢走檄趣縣不容以復緩應
承乏金谿奉簡書之煌煌慕穆公之芳躅與合邑縉紳
老文學弟子員講求良規期爲金谿垂久遠之利竊以

丈量之法用蘇民瘼非盡地利求增稅也前謨志之詳矣
伏讀詔旨務以剔弊墾荒爲要則舉行丈量非清豪強之
隱占祛貧弱之賠累及令污萊芟闢博民於生穀未見其
善也若乃苟具文書攤合舊額則金谿之田土東至貴溪
西抵臨川南連南城北界東鄉按洪武二十四年官民田
地山塘凡八千三十三頃有奇永樂十年凡八千三十四
頃有奇正德七年置東鄉縣稍割金谿北境以足東鄉迨
嘉靖間爲田地山塘僅七千八百七頃有奇而萬曆八年
丈量後多至七千八百五十頃有奇蓋因世道熙隆而業
鮮荒土亦以用法密比而野無隱田遂浮四十餘頃而地
力盡矣迄今垂七十年其間山谷之擁峙川原之襟帶與
夫畝畝之綺合繡錯皆如故也卒未聞有洪水衝決殞石

崩崖致患於蛟魅侵噬而土著逃徙者則循舊額以報成
績不其可乎卽萬曆年丈量令帛而建昌之廣昌獨以縣
無虛糧卽有一二願均攤一縣得不丈量不可援例請乎
而欲以施於今日殊不然夫國當草昧版籍宜明一也隱
占旣多催科費手二也民苦賠累冤抑莫伸三也黃冊里
蠹緣滋奸弊四也污萊遺棄墾闢無從督責五也欲去五
害藉使上未懸令爲有司者尚當兢兢圖之况綸綍日星
乎自舊冬開丈業諄諄誥誥誠計日董成而從事焉尚寡是
民昧於丈法而或冀以虛文塞也茲將文學李國昌示人
所集丈量圖法併採前江西太叅喬公懋敬所具議上兩
院諸款稍更刪潤更旁叅輿論斟酌時宜彙刻一書每局
分給一本俾從事者按法布丈轉相傳習曉所未諭庶奸

獎別而成功告後之視今或得側於穆公之後不與有寵
耀哉

賀車母七十壽序

昔夫子作爲孝經以訓迪來世上自天子諸侯下逮大夫
士庶莫不有所當爲之分其義雖主於教孝而道則無所
不該凡君臣上下男女長幼無不兼舉互見而尤於忠孝
一原之理言之殫悉而無餘蘊後漢馬融不達經旨乃曰
孝既有經忠則猶缺因著忠經以自附於作者之林其與
楊雄以立擬易何異曾不若後代鄭氏採輯禮經內則及
劉向刻女傳班姬七誡遺意依倣義例作爲女孝經一書
專以楷模筭珥其意猶爲近也予友君錫朝徵母氏傅太
君幼嘗讀前所陳諸書而心能知其意傅翁謙所以質行

教家猶且作詩以訓切之惟令通其大義而止不欲其旁
有所及以故母之所爲無不足與古之賢婦準而吾獨難
其孝德之大焉母之姑謙所翁同產姊也年二十餘而孀
性極嚴烈御諸子媳少不如意則譴怒隨之母以女姪爲
子婦尤善曲事當其適車門也伯氏復早世恒吾公商遊
四方母獨與冢婦蕭君朝夕侍太母側凡饋饌必極甘脆
雖多婢御調飪必躬親母敢假手每食必從戶隙竊窺太
母無他始敢自食當是時恒吾公貴日克裕太母性好施
賑母司其出入每有所欲予必聽凡有所使雖意所不樂
亦必強顏承之重拂其意每事必先意以迎之或太母譴
怒則必面受不敢出一語辨塞亦不敢徑退俟意解乃已
恒吾公性至孝謹得以周歷四方無內顧憂者以有母氏

代爲之定省也晏嬰曰婦聽而順女憲曰婦如影響非母之謂耶及太母考終母年已五十餘則是母之曲事太君亦不下積三十年餘也可不謂至孝純篤有始有終哉蓋嘗括而論之太母之性非嚴烈則不能以終其令節而非母之曲事則亦無以娛其餘年太母以剛德成其節而母以柔德成其孝義固各有當也且夫婦德之大惟節與孝耳夫節出於所遇之不淑而孝則隨人可以自盡然亦有難易焉猶之臣道然其臣而事寬仁大度之主不過奉職循理可以身安逸樂而永保鴻名若其事英察威神之主非小心謹畏肅將天威未易以無咎也今母事嚴烈之姑而能孝有終始若此其與書班鄭所紀何多讓焉車氏代有隱君子予不具論而獨其婦德相承太母旣以節終其

冢婦蕭君亦少厲節年今八十而母之冢君君重承祧伯氏者亦早世其婦亦效祖姑及姑之爲蓋以節著聞者三世而母以純孝居其間予聞天之篤佑人家也必使厚於其積而後大彰其報天之篤佑車氏其意蓋可見矣今母仲君君錫叔君朝徹皆道弼於中而藝祿於外其以顯揚太君而壽於無窮直須時爾季君英甫博通書史諳於聲律爲世通人諸孫皆秀穎邁等母之誕膺繁祉不旣都與茲以是月十日壽晉七袞諸交太君之子輩暨遠近姻黨皆謀爲文以助觴而以予忝戚知知太君也特詳故問序於余余惟太君美不勝書竊讀孝經以婦德之大無加於孝也於是擇其重者而書焉使歸以爲太君壽

記

重建前都守莊鶴坡先生祠記

漢萬石君一門貴盛爲世罕及法言以爲父子之美然竊怪漢史所紀載者不過稱其居家醇謹足爲世儀而循吏之傳無聞焉豈史有缺文與抑人之德量有未能兼者與若前太守鶴坡莊公其一門貴盛固遠出萬石君上而居家孝友雍穆殆復類之乃吾人所不諉於公者則有進於是公當熹宗癸亥以進士繇戶部郎出守撫州時天下承平無事居官者大抵務爲寬緩縱弛怠廢職業卽以長者爲之僅雅步循飭求無過差間有皦然獨出風裁未有能根柢性宗原本經術以三代之盛治治漢唐宋以下之民者也公初涖任以實心興利革弊罔顧黎民之懼不畏強宗之撓異時胥吏傍緣成法恣爲姦利遇公至莫不歛跡

易行不敢爲非凡倅佐及六邑之長有所式範謹身篤厲共成善化未及半朞而公爲文法所中去官一時紳士庶民無間幽溼願伏闕上書引留良牧公諭之不能止至闔關柅轅數日不能就道去之後撫民家祝社稷如畏壘之於桑庾者吾觀自古良牧有兩境之民交爭者有見上願借一年者有去之日擁軾不得行者赫奕於前史照耀乎千載謂繼軌者必難其人焉然皆歷時久遠漸摩旣深斯能有此豈有未及半朞而民之戀之若赤子之於慈母而謂漢唐宋以下之治不可躋於三代吾不信也公涖郡時同產弟凝宇以同年進士分守湖東臯弟握符一省繼方伯公兄弟五人咸紹前休敷歷膺仕而方伯實當吾省承宣之任其爲瑞州節推者則方伯公同產復見臯弟握符

一省而皆公之令子使萬石君與公並生今日吾知其遜
避而謝不逮矣且方伯公有子復擢甲第兩居玉署節推
有子方持憲節揚譽粵東闔門貴盛蘇文忠公三槐堂記
因王氏子孫多賢而信賢者之有後乃今於公亦云卽聞
風興慕者莫不喟嘆以爲非常安有吾人深戴公德而更
值茲凋敝之餘得方伯公控名藩以振救其後能不愈厯
勿諉之懷與此固天之獨厚於公而其厚公以厚吾江右
之人厚江右之人而吾撫州之人尤再得其厚當亦事之
非偶然者適兵燹蕩殘載沐新庥益念舊德更爲監公之
祠而追本休烈勒諸貞珉不獨伸吾人勿諉之懷且使後
之涖茲土者有所風焉

書

再上都諫朱遂初老師書

初夏曾於金陵舟中托家表姪吳豪附
士傅廣文歸里盛傳老師獎許踰涯愧

三乃益銘佩

不諉譬有良玉於此國工題其爲寶以其
明堂惟玉之有寸瑕也致累國工之明而重其惋惜之意

爲此玉者向嘗翳於叢條亂礫之中尚砥礪之是懼今旣
獲賞於國工矣可以信其爲良玉而不爲砥礪又何有不
終薦於明堂者乎以故亂離之後久廢墨庄辛卯白下刻
二游合稿一集許灣刻手授真稿一集皆摺拾舊文近乃
與同志徐春溶等力興古學間乃作爲詩歌併率兒姪復
理制菀亦期無負門牆之意近日撫郡擬設鎮兵此當事
不審之過也南昌壤接臨川知老師於地方之利弊必悉

茲宜樂雖多不靖苟有非常必請伍符於省撫郡去省纔
二百里何必特設一鎮致滋騷動且撫郡煨燼之餘戶口
不滿數百倘設八百之兵與民雜處此土不盡驅民遠徙
不止蓋常以爲宿兵於會省有重臣以制之猶如養貓以
捕鼠設兵於單郡聽鎮將之所爲無殊飼狸以牧鷄使非
撤歸右營則昭武將歌空城雀矣况趙鴻之近事可懲尤
不容不早爲之所老師其亦爲梓里一念及否又早疾之
餘盜賊頗發鄉居不可入城不能此誠進退維谷之秋幸
涖斯土者尚多良吏百計綢繆不然糜爛矣茲趙司農入
覲敢附手稟以達愚悰惟老師惠以好音幸甚

與郡司馬書

不肖某夙賤單父之陽鱗雅慕武城之子羽自喪亂以來

幾於絕迹廛市曾爲雜髮一至總府牙帳外從此未敢通
賤名於官長雖以邑侯張公好賢下士屢蒙詢及亦未敢
造次往見昨聞德車入境因舊在下風始茲奔走之勤過
承忘分欵接慙慙某雖自未知於高士若何而老祖臺之
賢洵遠符於陳豫章矣然攷之古傳其功名彪著而福祿
無疆者未有不從好士而興者也則老祖臺之謙光豈徒
不忘賤交而已目今紀綱未定戎政混淆巡道臺鐵面寒
霜家戶戶稷有若畏壘過計者以爲威重惠輕懼有肘腋
之變當使文武一體兵民相安實今日之急務也但此意
可以曲爲調停而不可顯白其說蓋道臺矯持風裁嘉叅
軍之不畏強禦特予而進之誠以其類相召也倘驟易其
本衷彼必以爲仁厚有餘而有相輕之心在老祖臺曠識

傑才必不待愚驚增益然有所見敢不以聞乎至于士兵
爲一郡劇害枝附葉著其原未可猝禁而小懲大誡宜有
借一警十之法懇速出嚴示以服民心此又闔境之所願
望者也因瑤函見及輒敢附達手摺爲部士常禮謙光所
逮併欲捐之僭擬之愆何敢獨受想待人以誠不猶存邊
幅見也

雜著

跋莊郡守生祠碑

燕世家太史公贊曰召公奭可謂仁矣甘棠且思之况其
人乎故燕血食於姬爲獨永而本原召公之遺烈作而嘆
曰甘棠之詩誠前古去思之自助也然竊怪周室胙土不
以公奭之裔南土是保而以之藩屏北國俾江漢者舊罔

繇一識公之子孫逮數傳而其孫穆公虎始奉命經營總
領蒼兕一歷其地焉不獨故老無存而當日勿剪之芟棠
亦罕留其迹矣是固南土之不幸而去思之懷爲空繫也
孰若前撫州太守鶴坡莊公有足異焉公之蒞撫也距茲
不及三紀撫之紳士若民老者尚存而壯者未老穉者方
壯其被服善政漸漬德化赫赫在人耳目值公中當塗忌
爲郡甫數月去之日萬姓號漣擁騎遮道至闔填城關者
以三日計比畱之無路而謳思頌祝迄今不息漢世循良
莫盛神爵五鳳之間皆以增秩寬假歲月始翔大澤結民
深思若乃厥施未竟風流孔長載稽古牒詎多邁歟撫之
紳士若民早知公之有喆胤咸異一旦暮遇焉而伊陟象
賢果筦樞要丁公繼美遂攝旬宣方伯某先生應運而興

鶴繡犀鞶統一全省覃敷德政憲踵前武而益光大之固
大爲江國之矧郡幸抑更爲撫紳士若民之尤幸也較諸
召虎承祖得於數傳之後而又告成遄歸不克久於其地
以慰異代思服之誠爲何如哉某遐方後學久聞公之餘
澤茲以平南之後獲於方伯執弟子禮洎承乏郡李適公
舊治故聞公之餘澤也益詳凡紳士若民畏壘公者無一
人異同而况於身親見之有衍鴻緒於無窮者乎然則茲
碑之建也固甘棠之志哉用當垂爲特典矣

書懷素草帖後

此帖不過石榻耳見其屈伸變化殆如神龍不可一定况
真本乎因思字法止於一藝能造其極猶可以行世而傳
後若此况賢人君子修身踐行其風烈之被於來世又當
何如也夫懷素等非字固不傳至若顏魯公輩卽不以字
亦常在入耳目間矣

游日生先生集

慈谿胡亦堂二齋選輯

五言古詩

望廬山古意

匡山亘穹浮伯仲視五嶽巖峒竄以深仙靈不可度上挺
百尺松頽臨千仞瀑燕雀不敢巢偶一棲黃鵠旁結五色
芝仙人常採服曄曄雲霞姿甘芳等丹藥下藏物蜿蜒修
真養鱗角待其變化成九垓旣霖霖傳云四月梅開遲氣
愈馥一日振天風芬香滿寥廓蕙蘭托不忘艷冶非所欲
安得起匡君相與論廬嶽

獵老鸚

南方地氣弱巨鸚昔所無蒼鷹雖摩翼體與凡鳥俱忽來

何地鶚形嘯性情殊時撼黃塵起亦同黑霧帑山無完兔
麋家無寧鶩雉旣搏空城雀還啄荒野鴛憐喙血髓盡豈
但羽毛枯布害有萬狀種毒匪一途上千三光怒下塵萬
人吁桓桓雄獵客一朝匝山噓搜伏如剔蠹伐惡類勦除
鶚峙巔崖上不啻虎負嶠火鎗纔發引正中命已殂殘忍
頃刻息羣動競謹呼願言凶惡族勿復逞其狙天道有反
復曷任汝長驅

五言律

賦得何處難忘酒 并序

酒之爲物合權之用雖弘解憂之能彌勝故魏武
作歌首表杜康予百憂攢胸消釋無具輒假原題
抒我積結

何處難忘酒征人久未歸柳陽聞有雁冀北尚騰駢徒僕
良云瘁夫君曷所依此時無一盞胡以勝長諷

二

何處難忘酒窮愁自著書翻將上古案補到昔賢疎諸葛
吟梁父相如賦子虛此時無一盞寂寞太玄居

三

何處難忘酒朋來慶盞簪茶還能細論非亦佐高談惠問
山川合遐情風雨叅此時無一盞五內有如快

五言排

失路

失路風煙夕羈懷節序侵不辭捐瓦礫惟愧薦球琳雅志
今淪落浮生此陸沉匡生疏易詘楊子泣難禁行曳何王

袖歸操從婦琴未須悲偃蹇且復恣登臨盡日依松籟終
身誦酒箴湖山煙月好結契是知音

七言律

同許升吉鄧遜仲余蘊隆黃玉鉉羊淑子遊翠雲還
遊咸通寺

同人並約探荒遐乍入雲關景倍賒躍馬泉通思漱石多
羅洞鎖憶胡麻沿溪蕙苴初垂實近寺芙蓉小試花遊興
不因倦便減還從上刹訊三車

同劉源吾于山腰得藥兼懷虞道園

有序

藥名石康梢葉似冬青差小面有微芒刺產於華
蓋山半山亭下氣味芳烈至療損止痛與夫忽停
肩採之源吾與子正欲得此詢之士人良然賦此

以記

道園精舍結黃茅正在山南第幾坳吾與斯人同際會天
於此處示神交浮名外物何堪羨秘笈真詮是處蒼雅興
劉晨求藥草與人忽贈石康梢

詩餘

舟過相見灣

南鄉子

逝水日東流萬古茫茫去未休古往今來渾不見悠悠隔
斷相思幾許愁杜若遍芳洲一水縈旋兩岸秋覲面不
須回首看啾啾欲話離情無盡頭

沈氏先生集

國

